

走基层与职工同行

线索征集 ldzm2013@126.com

同样的暑期 多彩的生活

——本报记者探访职工和职工子女的暑期生活

□ 本报首席记者 阎义 边磊 记者 李一然 黄葵 王路曼 石海芹 马骏 孙艳 余翠平

每年都有暑期，每年的暑期又都烙上时代的印记。经过各个时代的人们，留下了哪些自己暑期生活的记忆？职工的记忆中，有的帮助服装厂加工服装挣得新学年的学费；有的在贫困山区大别山度过最后一个暑期；有的在美国研究课题获得了成功等等。现在的学生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显得轻松，或者到海边游玩、或者到地道里寻访“红色足迹”、或者到夏令营里收获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、或者在家里写老师留给的各科作业。无论怎样，他们的生活不一样，收获的东西也不一样。



【职工篇】

现在留给职工的暑期已经少得可怜，更多的是对暑期的美好记忆、深深地留恋和无限的渴望。但是，在有限的美好记忆里，留给后代的是享用不尽的精神资产。

寇红艳

北京益农缘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

到苗圃打工挣39元钱 给自己和弟妹交学费

我现在经营着一家农业专业合作社。在合作社里养殖着上千只鸡，种植着几十种药物蔬菜、上千棵苹果树和其它树木。可是，在30多年前，我就与种植树木结了缘。那时的结缘是迫不得已，为了挣学费。

也算是机缘巧合吧！那是在1978年，我当时上初三。由于我们家里孩子多，只有父亲一人工作，全家九口人都指着我爸爸的工资生活。那时我就想自食其力，到暑期打工挣钱交学费。当时初中每学期的学费是五元。家里孩子的学费只靠我爸爸的工资，已经完全承受不了。

那年放暑假，我经一个姐姐介绍到一家苗圃打工。当时一天的工资是1.3元。我非常珍惜这份工作，任劳任怨的努力干好每一件事。苗圃的工作非常繁重，经常背着树苗到山顶上栽种。我背着装有一百棵树苗的背篓，挎着装有水瓶的书包，在炎热的夏季，顺着羊肠小道往山上走着。遇见大石头、险路都要爬着过去。有时候还要侧着、倒着走。因为背上有沉重的装有树苗的背篓。累的时候坐在石



头上擦着止不住的汗水。有的时候累的真想放弃不干了，打退堂鼓。当想到自己是在挣学费，是能帮助家里承担着负担，承担着一份责任，帮助弟弟、妹妹上学，买学习用品，给身体不好的妈妈买点营养品。所以，我一直坚持把树苗背上山，种在了山顶和山腰上。

就这样，日出上山种树，日落拖着疲惫的身体下山回家，整整一个月的打工，我挣到了39元钱。39元钱相当于那时一级正式工每月的工资。当拿到这笔钱后，我高兴得不得了，这是我辛勤劳动的成果。我也认识到了劳动创造财富的真理。我拿到这笔钱不但给自己交了学费，还给弟弟、妹妹交了学费，买了很多学习用品，给妹妹买了她喜欢的粉色发卡，剩余的钱全部交给了妈妈，让妈妈贴补家里。

从那时起，在我心里埋下了勤劳致富的种子，结出了自食其力的果实。因此，当我面临下岗的时候，我毫不犹豫地砸了自己在首钢公司的铁饭碗，走自谋生路的艰苦之路，我成功了。